





第三九八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欽定續通志(七)

清
曹仁虎等奉敕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八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七

列傳

宋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樞密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為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具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伍號不足招徠天下豪傑東官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為職曷不為帝極言之敏曰監國

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慈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綱目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即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綱紀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帝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之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玠為行營副使綱為參謀官金將斡里雅布兵渡河徽宗東

幸宰執議請帝出狩襄鄧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伏請通鑑輯覽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綱目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御批汴都戒嚴白時中華皆欲委棄而去獨李綱力主堅守之說持義頗正及欽宗以命將為問綱意中實無一二禦侮之才可以禦虜者且目擊君父之難亦何妨慷慨請行乃漫以時中邦彥為對綱幸不知二人之庸懦無能而欲與其盡職益由心城二人故不覺致置之死地以觀其後事然時危論將不宜復執平日好惡之私綱固純臣此則不能免責
時中忽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僥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綱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開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

何輕舉以踞明皇之覆轍乎帝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探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四

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敵將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徽宗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帝遣李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忱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竟使忱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

間地以親王宰相為質忱受事目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為質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五

御批金幣數逾千萬天下且不足微獨李綱見及金幣亦事不之知則需索之多特舉以相難意固不專在金幣也欽宗是時自度力尚能抗則當從李綱言與其議盟以待援兵四集為背城之戰成敗亦未可知若免不能則拘大義以死社稷不猶愈于強顏稱孤乎則此請盟苟足旦夕而仍無解於青城之逼五國之運貽笑於天下後世何其怯也時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

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與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饒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

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以為然約期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不克夜半中使傳旨諭綱令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靖康國步瀕危李綱計取之說亦不過僥倖萬一神姚雖世為名將而當大敵已失即并力和衷尚恐不能有濟乃平仲不以國事為重嫉媚自私慮功名獨歸神氏浮言以從師期輕脫而偵軍事遂使城下援兵消歸烏有汴城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七
之終於殘破平仲實不得辭其罪矣然李綱素持堅壁變老師之見何以一聞士利速戰遽開改圖豈天厭其德固非人力所能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遠

罷綱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宋人納叛召蒙初不知講備禦之策繼不能堅死守之謀大事已失故宗復甘心屈辱舉國請盟更自安於無用乃兵至則罷主戰之臣以謝之兵退則罷主和之臣以挑之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此必亡之勢耳

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帝亟召綱綱入見命復為尚

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憚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為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

無措急徵還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遠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童貫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七
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議遣聶山為發運使往

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扶太上於東南求紉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

且召吳敏李綱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

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有類應正為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綱遂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每得詰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九

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驪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置措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之計而慰勞之皇帝傳位之初適當大敵入攻為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鑒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

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八

九

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為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帝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今使為大帥恐悞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

公堅臥不起。譏者益肆。帝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違綱。綱皇恐。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綱。綱言冠。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蠹害難去。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帝憂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遲延。趣行數四。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伏請通鑑輯覽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十一

御批三鎮之不可棄。李綱所見。極當。雖余士持議不協。而其說自不可磨。及既命為宣撫。則投數道。鉅正人。臣致力之。秋綱縱不知兵。而前此經理圍城。業著成效。自當戮力中原。以捍禦鄰邑。苟或不濟。死生以之。此正理也。乃當邦家屯險之時。威命既降。而移疾致仕。以之章。凡十餘上。漸行復。不自度不能。即當求去之。請與前此慷慨任事若重出兩。不能不致惜於璵瑜之掩。至臺諫乞留。綱朝廷既既。紐重內。細見而動之起者。亦惟慮越且不測。止為私謀。而不恤國。是尤早。帝為之感動。及陞辭言。唐恪聶山之姦。任之不足道矣。

已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過丁艱難。之秋。疆敵內侵。中

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屬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減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十一

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為者矣。即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仍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

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貴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帝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為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聞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七

蕭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覲以沮來帝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於內殿綱見帝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遂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

之意乞退寢成命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聰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七

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僧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扶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

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
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情宜一
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
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
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
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
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
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網議
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
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
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
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
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
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
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昌邦僭逆
始末如此昔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

萬象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
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
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
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
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帝乃詔黃潛善等議
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
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
人所共知既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
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
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芻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
罷臣帝頗感動乃詔邦昌謫潭州伏讀通鑑解覽
御批邦昌 叛宋之罪高宗寧獨不知乃問李綱討賊之說猶
必歷詢宰執宜真以其罪狀尚有可疑蓋其始高宗未嘗
不慮邦昌扶可據之勢將不利於己故當其遣使奉迎時
尚諭宗澤按甲觀變及邦昌身自勸進大位遂不替而定
從寵致特因李綱執持大義知公論所在不得已則其終
耳他日邦昌既殺親即官其親屬雖指吳玠莫儔而下
以悅金而其隱曲亦從可見甚可鄙也

皆違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

之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帝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乃謂綱曰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遠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幣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五

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起事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全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路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滑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

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恩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所嘗為監察御史在靖康圍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七

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皆喜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故綱以為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傳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置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畧可以用欲因此試之帝乃以所為河北招撫使亮為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缺望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

師在道路半年探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敘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思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敕廣示威意帝嘉納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衆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而遠遁諸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倖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分遽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倖能行之真捷吏也使受命捍賊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六

欲退走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為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閹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為五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五

所呼召使令按牌以及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領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刑政修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使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傳書為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帝皆從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為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

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

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

朝廷應敵得失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

不能守之故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以恭敬足國用以

英果斷大事帝皆嘉納又秦臣章言車駕巡幸之所闕

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

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

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帝為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三

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

避敵網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

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

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

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跨州

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

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

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

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

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

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

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

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

南陽時黃潛善汪伯彥陰主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

謂綱曰外論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

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三

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帝留中不報已而還綱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

且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譙潛

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

言所尚留京師益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

為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傳

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

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

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每覽靖康大臣不和之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

欲罷亮乞以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伏請通鑑輯覽

御批傳亮奉命經制不知屬衆過征徒爾逍遙日已不得謂之盡心王事不過畏懼金兵不敢輕進託言持重耳如此怯懦之心奚堪復膺重寄李綱特以己所薦用曲為迴護盛色力爭則不免因私廢公矣且後此永興淪陷亮首先奪門出降綱暗於知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三

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尚書王時雍問於吳玠莫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

至是齊愈論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於是逮齊愈愈引伏遂誅之東市伏請通鑑輯覽

御批邦昌僭偽之謀因齊愈書名而定其罪固無可寬然以視王時雍吳玠莫儔花瓊之甘心從逆者情稍有所不同此貶竄逆黨齊愈既已漏網即欲追論其事亦當與時雍等一律處分乃李綱惡其妄言時政遽爾重翻舊案寘之極刑實不免為私意所累且巨魁高止投荒附從反行肆市輕重失倫他日張浚勅秦遂據為口實不得謂非綱之自取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八

三

罪詔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殺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傳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譁起矣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

賊不可勝計。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游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劄劾綱罷為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儻出其不意。搗穎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掠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三

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使敵人不敵。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遁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偽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苟或退避。則無以為善後之策。昔符堅以百萬眾侵晉而謝安

以偏師破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不大決勝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張浚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讎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強敵猶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六十七

三